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二六五回 語話衷腸佳人重義 情聯手足俠女同心

卻說張桂蘭奉了施公之命，准其前往，結識了素玉。到次日，她便結束個簇新，身穿一件大紅湖縐密扣剗雲緊身小棉襖，上加湖色摹本緞通體鑲滾灰鼠衫，外罩玄色湖縐灑花披風，下穿玄色湖縐灑花百褶裙，內襯玄色湖縐灑花滾腳罩褲，大紅緞繡花弓鞋；頭上盤了一個螺絲髻，八寶鑲嵌足赤金簪，耳戴一副八寶鑲嵌珠環，玄色湖縐抹額，當中釘著一顆龍眼大的珍珠，一個白絨球，戰巍巍高插頂門上面；腰間斜佩著八寶鑲嵌劍，匣內藏一口七星寶劍，肋下暗藏兩把樸刀，隨帶袖箭；備一匹銀鬃馬，金轡勒，大紅纓。結束停當，先往施公前請安稟辭。施公看那樣裝束，不愧為女中豪傑，巾幗英雄，實是可羨，便道：「你可速去速回，毋須耽擱。」張桂蘭答應，隨即出了客店門，跨上鞍馬，隨帶幾個家丁，直往菊花莊而去。沿途觀者，無不嘖嘖稱羨。停了一回，趕著進莊。到了郝家門口，家丁說聲：「今有施大人跟前官居副將黃天霸大老爺的太太張桂蘭，特奉大人之命前來拜望你家素玉姑娘。請你進去通報一聲。」莊丁聽說，瞥見後面馬上一個絕色的女子，也是武藝打扮，便問道：「馬上坐著的就是那黃太太麼？」夫人答道：「正是。你快去通報吧！」那莊丁轉身向裡跑去。張桂蘭騎在馬上，在門口等了一會。只見正門開處，迎出一女子，約在二□左右，生得頗為美貌：頭挽鳳翅髻，玄色湖縐包巾，當中按著一塊翡翠，兩鬢斜插一對蝴蝶雙飛鑲八寶珠花，一朵朱纓頂門高插，耳帶乾綠翡翠珍珠環；外穿一件大紅湖縐金銀鼠襖，內襯湖色湖縐玄緞鑲滾密扣緊身，腰掛佩劍，下穿玄色繡花百褶裙，藕花色玄緞剗雲滾腳罩褲，腳著湖色繡花弓鞋，緊係玄色兜根緞帶，窄窄的一雙三寸金蓮；薄敷白粉，淡點胭脂。後跟著兩個丫環，緩緩迎了出來。只聽得一個「請」字，張桂蘭趕著下馬，走了進去。

郝素玉讓至廳上，見禮已畢。張桂蘭道：「小妹久仰賢姐的英名，無由相見。昨日同拙夫由鳳凰嶺到此，始知賢姐令兄，誤信人言，前去行劫。多虧李五老爺在夫人前力保，始將令兄解釋回莊。小妹因聞關老爺及賢姐武藝精通，真是女中豪傑，小妹因此稟求大人，冒昧前來拜謁，一來叩教，二來藉慰平生。

但恨相見太遲，不能久相共處。」郝素玉道：「小妹荒村陋質，蒲柳之姿，敢雲技藝高強，不過略知一二。久聞賢姐芳名遠播，本領驚人，妹子亦相見恨晚。從今以後，還要時常請教，朝夕共聚。今日駕既到此，務留賢姐痛飲一日，彼此得能暢所欲言，不知賢姐尚肯不棄。」張桂蘭道：「乃小妹固所願也。無如臨時大人堅囑再三，可早來早去，恐留此不免見責，且稍坐片刻，再行告辭便了。」又道：「小妹尚有一言奉告：頃者奉命至此，大人之意，見令兄既不見罪，將來戴罪立功。還要求賢姐，如以後有借重之處，尚擬奉煩大力幫助。特囑小妹務請賢姐應允，但不知可否俯從？」郝素玉道：「施公手下，能者頗多。即如那關姓之人，武藝亦頗出眾，足以抗敵幾輩。況有姊丈、賢姐共相保護，則施公左右，亦可謂『人才濟濟，猛將如雲』。小妹不才，何敢濫施其側。倘施公既有此意，小妹亦不敢辭；如有召見之時，只須一紙書，小妹當奉命前往。非敢謂足供驅使，藉以與賢姐把晤。」張桂蘭道：「既承不棄，小妹是心感不忘了。」郝素玉道：「小妹得一睹芳顏，便是三生有幸。前者賢姐去盜金牌，又是何用意呢？」張桂蘭道：「當日聞得拙夫本領素著。那時小妹賭氣，去將金牌盜來，偏指名拙夫上山去取，意在要瞻仰他的意思。現在細細想來，終覺荒唐太甚。」郝素玉道：「賢姐既如此做出，後來姊丈究竟去否？本領究竟能如人言否？」張桂蘭道：「此事說來，頗覺慚愧。既蒙見愛，不妨直道其詳，尚望賢姐，勿作笑柄。」郝素玉聽了這話，不覺歎了口氣，然後說道：「如此看來，姐夫與賢姐是怨偶，反成佳偶了。可羨可羨！」張桂蘭聽郝素玉話內有因，便跟著口氣問了進去道：「此亦天緣湊合，莫之為而為。自古婚姻，大半天作之合。但不知賢姐青春如此，想定許字多時了。」郝素玉聽說，臉上一紅，腴腆說道：「小妹自父母去世後，隨兄嫂度日。況且曾經自誓，非技藝出眾者，寧作孤凰，不為雙鳳。」

張桂蘭道：「不知賢姐必如何人而可事之乎？」郝素玉道：「如姊丈一流，可畢夙願了。」張桂蘭道：「賢姐青春，今年幾許呢？」郝素玉道：「癡長二□一歲。賢姐尊庚幾何呢？」張桂蘭道：「占長一歲。」郝素玉道：「小妹今有一言，願與姐姐聯為異姓手足，不知賢姐果肯賞光否？」張桂蘭道：「小妹亦有此心，今承見愛，適合初心了。」郝素玉道：「彼此盟心可矣。」張桂蘭道：「若謂焚香燃燭，徒然見笑於人。」郝素玉大喜。因道：「自此以往，便以姊妹稱呼，不可稍存客氣。」

張桂蘭亦唯唯答應。此時酒席擺出，張桂蘭又請郝素玉的嫂子出來相見，然後入席暢飲。直到未申時候，方才散席。張桂蘭即便告辭了。畢竟張桂蘭代郝素玉物色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